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 詔授少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南詔

南詔德化碑

碑前半已剥蝕殆盡石約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八尺六寸行數不可考每行約九十字行書在雲南大理府

清平官鄭同撰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觀未萌隨世運機觀宜無衆退不負

德進不輕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惠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諸府道隆三善並卽重
綱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兜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續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勳由幹立
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節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千贈
侍鐸稍驕瀆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鳥干贈之頭領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
竝歸解君父之憂諭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
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之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
史都知兵馬大將旣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
選獻府無餘月糴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

常撫慮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
越齊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
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
史爨祺求州爨守慈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
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
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覬縱務求進官策
必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
王務遇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忠國等與中使
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僞居

心尙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興諸酋竝皆驚恐
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
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必外
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虛己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必尋彼貶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裔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
奏請爲都督而反詔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
遂與陰謀擬其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
罪合誅夷而却收錄与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我惡者

竝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道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自直倍稅軍糧徵求

無度務欲敝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

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暨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虛

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

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

之害卽差軍將楊羅贊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

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酉渠等皆日主辱臣

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

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咄雙羅時口牟苴等揚兵

送檄問罪府城自

秋畢冬故延時序尙行王命冀雪事

由豈

意

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路路下大將

鮮

子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路路下大將

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

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徒四面攻圍三軍

齊奮

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

虔陀飲醜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

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

或昧權繙達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面

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

與雲南錄事叅軍姜如之齋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

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爨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
相導儻若蚌鵠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
得失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効至江口
我又切陳丹欵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狃兵安忍咄
發唯言屠戮行使皆厭訛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
騎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禪甲
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
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
盡詞東北稽自舉國痛切山川鑿然至誠感神風雨震
濡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讐也

斷軍之機疑事之誠乃召卒伍擗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卽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迴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丘邇和拒山後責軍王天運懸首輶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旣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晉大酋望趙佐鄧揚傳磨侔及子弟六十人齋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勲効遂命宰相

倚祥獎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金鞍銀獸
及器皿珂貝珠毬衣服駒馬牛犧等賜爲兄弟之國天
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
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
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二年
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
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
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
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國府
城信宿未踰破城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二年漢又

命前雲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南節度何履光中
使薩道懸遷忽秦龐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臨坪廣布
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欒寬等潛
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
遂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蜀山
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
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
三軍潰衄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禱之始死乃怨之終豈
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
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實

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
務除本越嵩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召恭承上
命卽遣大軍將洪光秉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邇
王邇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千藩從昆明路及宰
相倚祚樂樂節度尙檢贊同伐越嵩詔親帥太子潘國
過會同越嵩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
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敘六年漢復置越嵩以楊庭璡
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嵩作援昆
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旣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迎異
駕重濱水榷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俾欺急歷如數

道齊人越蜀再掃臺登潁徐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
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奔退師昆明傾城皆頽可謂紹家
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
尋傳晦壤氏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附近大秦閻關以
來聲教所不及義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
冠化之以義禮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
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欵降者撫慰安居抵
擣者頸繫盈貫矜恩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試自來祀
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
石鹽池鞅掌利及祥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

用輜糧雖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
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
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梧東城
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攝步頭恩收曲靖頒誥所及翕
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辯稱
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覺而動因
利興功事叶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
以危易安轉禍為福紹開祖業宏覃王猷坐肅而以稱
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有司列尊叙卑
位分九等開三教資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憊賞罰明

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
恩霑草木瓦寒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
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饑五畝之桑國貯
九年之廩蕩穢之恩屢沾蠶動珍帛之惠遍及耆年設
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
越睽天馬生郊大利流波灌錦西開尋傳祿郭出麗水
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滌覆詔願爲
外臣東燕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墨瀟
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蓋由人傑地靈物華
氣秀者也於是鳳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

飛退邇無剽掠之虞黠首有鼓擊之秦乃能驥首耶南

平眸海表豈惟

我鍾王之自致實賴

我聖神天帝

贊普德被無垠威

加

有截春

雲布而萬物

普潤霜風下

而四海颶秋故

能取亂攻昧定

京邑以息民兼

口海亡

圖漢帝而繼好

時清平官段忠國

段等銓等咸曰有國

而致理君主之美也

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

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

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口成家世漢臣八王稱乎

晉業鍾銘

代襄百世

定于富朝生遇

不天再罹衰敗賴

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

鴻恩改委

清平用兼耳目心懷

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効矣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
績寔曰鴻徵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

福流後孕

瑞應匪虛

正祥必信

聖

主分憂

退夷聲振

襲久傳封

受符兼印

兼瓊

秉節

貪榮構亂

開路安南

政殘東甿

竹倩見

屠

官師潰散

賴我先王

懷柔伏叛

祚不乏賢

先庸是繼

郡守詭隨

貶身遐裔

禍連虔蛇

亂深豎嬖

殃咎匪他

途豕自殪

仲通制節

不

詢長久

徵兵海隅

頓營江口

矢心不納

白刃

相守

謀用不臧

逃師夜走

漢不務德

而以力

爭興師命將置府層城

三軍往討

一舉而平

面轉羣吏

馳獻天庭

李宓總戎

猶尋覆轍

水戰陸攻援孤糧絕

勢屈謀窮

軍殘身滅

祭

而葬之情由故設贊普仁明

審知機變

漢德

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

攻彼郡縣

越齒有

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

高名矣烈

惟孝惟忠

乃明

乃哲

性惟溫良

才稱人傑

邛瀘一掃

軍郡雙城

觀兵彝傳

舉國來賓

巡幸東嘉

懷

德歸仁

碧海效祉

金穴薦环

人無常主

惟賢

是親

土宇克開

煙塵載寢

轂擊犁坑

輯熙羣

品

出入連城 光揚衣錦

業畱万代之基 倉府

九年之彥 明明贊普

揚于之光 赫赫我王

實

賴之昌

化及有土 業著無壘

河帶山礪 地久

天長

辯稱世雄 才出人右

信及豚魚 潛深變

玖

德以建功 是謂不朽

石以刊銘

口口可久

碑陰

四十一行俱書官名下
半剝蝕字數無考正書

上閩段忠國

清平宮大軍將大金告身賞錦袍金

帶口口口口

下上閩閩口玉皮衣楊傍佺

清平官小額蘇

告身賞錦袍金帶

下上
闕開

頗彌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守口

清平官大金告

下上
闕開

李口口

大軍

將開南城大軍將

下上
闕開

大大至皮衣趙眉丘

軍將士曹長大頗彌口口

賞紫袍金帶

下上
闕開

衣楊細口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

王琮羅鐸

大軍

關上

口袍金帶兼大夫至皮衣張驃口于

大軍將前

戶曹長拓東口

下上
闕賞

二色綾

下上
闕開

綾袍金帶

王波鐸

大軍將前法曹長大頗彌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楊

下上
闕開

口軍將小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錦袍金帶

下上
闕開

大軍將賞二色

綾袍金帶尹差遷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紫袍金帶

楊龍棟

下上
闕關

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附酉

大軍將

賞紫袍金帶趙口口口

大軍將兵曹

下上
闕

紫袍金帶

趙逸羅

下上
闕關

色綾袍金帶兼大大垂皮衣孟綽望

軍將士

曹長小頗弥告身賞紫袍金帶楊鄧佺

下上
闕法

曹長小頗弥告身賞

綾袍

下上
闕關

大軍將小銀告身

賞二色綾袍金帶楊名酋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

帶趙龍細利

客曹口口口彌告身賞二色綾袍

下上
闕

賞二色綾袍金帶

羅正

大軍將兵曹長小

頗弥告身賞紫袍金帶段君利

大軍將

小

銀告身賞

下上
闕關

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

口口

大軍將小銅

下上
闕關

綾袍金帶周賞二色

綾袍金帶唐酋口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喻酋口

大軍將賞

下上
闕關

倉曹長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兼大丈皮衣口盛顛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兼大丈

口定

大惣管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兼大丈

皮衣口口口

軍將口法曹

下上
闕關

綾袍金帶洪羅

棟

大惣管小銅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口

軍將兼

下上
闕關

色綾袍金帶段旋忙湊

軍將戶

曾長小銅告身賞紫袍金帶口口口堅

大惣管

下
闕

上
閼忙漢

軍將翠牧大使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

差白奇

都口口兼知表誥小銀告身

下上
閼閼和

大

惣管兼押衙小鑰石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石護旨

大軍將小銀告身口口口口口段口口遷

下上
閼閼帶李

奴鄧客曹長賞紫袍金帶王

大軍將

小頗彌告身賞口口口帶口諾地

下上
閼閼

彌告身賞紫袍

金帶阿忍

大軍將小頗彌口口口紫

下上
閼閼

大軍將

賞二色綾袍金帶黑背口口大軍將賞紫袍金帶

下上
閼閼口

大口編貸紫袍金帶口白伽

軍將口

璫石告身賞紫

下上
閼閼

軍將賞紫袍金帶兼大虫皮衣劉

望口口軍將賞口袍金帶

下上
闕闕

軍將前兵曹口官小

銅告身賞紫袍金帶杜顏仰

下上
闕闕

趙充口口

兵曹副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

下上
闕闕

盛軍將士曹

副賞紫袍金帶楊鄧四羅

口口口口袍金帶口口

口口軍將大翁石告身賞紫袍金帶段

下上
闕闕

伽蹉

軍將賞紫袍金帶楊溥口口

下上
闕闕

軍將係人佐揚

邏歛軍將口紫

下上
闕闕

紫袍金帶尹求寬

下上
闕闕

將賞

紫袍金帶張趙邏

軍將賞紫袍金帶尹求寬

下上
闕闕

軍將賞

紫袍金帶口口利

軍將口紫袍金帶

下上
闕闕

敍詔

親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外成苴

下上
闕闕

詔

軍將兼白崖城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

闕下上詔親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些豐

闕下上詔親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放苴

詔

闕下上詔親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獨磨

闕下

金告身賞錦袍金帶獨磨

按此碑文約三千八百字存者約八百字蓋泐其

三千字矣今取雲南通志所載文補其泐字注於

旁乃可讀也碑稱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

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唐朝授右

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累拜特進都知兵

馬大將加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土遣使持

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入朝授陽瓜州刺史
都知兵馬大將初節度章仇兼瓊奏遣越巂都督
竹靈倩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王乃命大軍將
與李宓和諸爨而李宓行反間東爨諸酋乃各興
師召我同討李宓妄陳我違背又越巂都督張虔
陀証惑中禁職起亂階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
皇上一信虔陀奏我將叛王乃連表控告天高聽
遠不蒙矜察節度使鮮于仲通等統大軍至曲靖
又齋狀披雪仲通殊不招承仍自點蒼山西欲腹
背交襲於是昭告皇天后土縱兵親擊大敗彼師

遂遣男鐸傳及子弟六十人西朝獻凱賛普賜爲
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冊詔爲贊普鍾
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都知兵馬大將改年爲
贊普鍾元二年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
置柘東城居之詔佐鎮撫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彝
銓等刊石勒碑志功頌德云云以唐書南蠻列傳
攷之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劖本哀
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
自號六詔曰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遜跋詔施浪
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

州之閒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邇亦曰細奴邇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邇生邇盛炎邇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媛生盛邇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邇皮立皮邇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邇閣逐河蠻取

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
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閻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閻名
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
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
遂破吐蕃寢騎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泮
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于是徙治大和城天
寶初遣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
歸義死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
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詔
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

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劖南節度使本急小
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
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
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
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州分
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
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
非大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閻羅鳳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
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

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
指碑操就吾罪也

按字書無就字疑就字之譌

史文與碑詳畧

不同攷雲南通志古蹟載閣羅鳳刻二碑一曰南

詔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寶間閣羅鳳歸吐蕃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考

一曰蒙國大詔碑卽德化碑也是南詔羣臣頌德

之碑注云在城北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剝落殆

盡云云是南詔有二碑皆鄭回撰文其刻石國門

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此碑則在

大歷元年兩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則

此碑雖剝落亦可貴矣碑陰上下皆闕中所存者
若姓名及告身袍帶之類皆無可攷其官名有清
平官大軍將兵曹士曹法曹倉曹戶曹客曹並有
長有副又有大惣管羣牧大使唐酋口喻酋口等
名色唐書南詔傳云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
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首望
曰正首望曰員外首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
也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
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首望大軍將兼之然碑中所

載諸曹長副及總管羣牧之官則史所不載雲南
通志雜紀卷載南詔官職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
清平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
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
等列自曹長以降繫金怯苜尙絳紫有功加錦又
有功加金波羅卽虎皮也此所載較史爲詳可與
碑陰叅攷然史有云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如
絮紐縷而福之則波羅是樹名非虎皮也

崇聖寺鐘欵

欵作上下兩層每層各界六區皆像上層區高二尺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區高一尺三寸餘廣一

尺七寸正書在
大理府崇聖寺

金剛波羅蜜

智寶波羅蜜

大輪波羅蜜

妙法波羅蜜

勝業波羅蜜

口響波羅蜜以上脣

增長天王

大梵天王

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

天主帝釋

持國天王

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

建鑄

以上
下眉

銅鐘高丈餘在大理府崇聖寺前樓鑄作兩層上層
銅金剛智寶大輪妙法勝業梵似作
慧波羅蜜下層

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主帝釋持國各天王像末
鑄建極十二年建蓋南詔世隆年號在唐武宗懿宗
停宗時也

杜鵑
賦

按崇聖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蓮花峯下雲南通志
稱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時董善明鑄
又稱唐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
雨旦起視之溝澗皆流銅屑卽用鼓鑄立像高二
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彌覆
三日夜云云而不及鑄鐘之事此鐘但詳年月亦
不言鑄者何人鐘爲建極十二年鑄建極者乃南
詔世隆年號世隆唐書南蠻傳作酋龍傳云閻羅
鳳子鳳迦異鳳迦異子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蕃
輔德宗嘉之冊爲南詔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于

尋閭勑立明年死子勑龍晟立長慶三年死弟豐祐立宣宗崩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首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正諱不得謂之嫌諱然據馮甦演攷實是世隆湊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初立卽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書亦賜先王子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還又南詔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

新安倪蛻撰滇雲歷年傳云蛻按豐祐或云勸利
晟之弟或云勸利晟之子諸葛元聲滇史稱豐祐
慕中國始不連父名但南詔野史云名晟豐祐當
是勸利晟之子而又曰石刻爲勸豐祐則又承尋
樂勤而爲勸利晟之弟矣且以後世隆之子隆舜
隆舜之子舜化依舊父子相承則不連父名者僅
世隆一代耳滇史未確也至唐書斥世隆爲酋龍
以其觸犯僭悖而削辱之非果名酋龍也視按此
語亦未確南詔官名有酋望龍爲鱗蟲之長酋龍
二字並非削辱之稱當由朝廷避諱改稱酋龍而

史治其舊文耳建極十二年在唐爲懿宗咸通十二年跋者杜鈞江西新建人官大理府太和縣令崇聖寺中塔題字

石二各高四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分每石各四字正書在雲南太和縣

法界靈通 明真乘塔

右八字作兩行書在崇聖寺前三塔中最高峰第一層重簷破之故完好無剝蝕痕中間一碑磨平無一字蓋南詔時立不知何代剗去也

杜鈞議

按雲南通志崇聖寺有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級其二差小各鑄金爲頂頂有金鵠世傳龍性敬

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鎮之此所題字
二行在三塔中最高一塔卽十六級之第一級
大理

石城碑

石刻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作上下兩截書
上十行行十三字左行下八行皆人名行書在南
碑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宣諭蹕奉承 峴首統卒戎行
委服皆 恩撫安邊塞是以剪除返衆鎮長奇宗求州
首領代連弄鬼覆磨乃等三邑口置返衆鎮以二月八
日迴軍至三月七日到省城更討打賊郎羽考阿房田

洞合集卅七部娉仰諾十二將弄略等於四月九日研
羅沙一遍兼頒賜鐵賞故迺其約盟誓務存人長上對
衆聖之鑒知下揆一德而砧孟

三軍都統 皇井布燮段子珍

都監三軍禮樂奕長附馬布燮段彥貞彥賚 宇曉
揚連永揚永彥

侍內官久贊段子惠李善

督奏王清志

貼侍內官贊衛揚定存

摸陀道揚定福

隨遜袁永智蘿晨興

按雲南通志石城廢縣在曲靖府城北二十餘里

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石城碑

在城北二里許昔段氏破楊干貞與三十七部落

會盟立

東方黑爨松爨共三十七部其名曰陽
城堡部休臘部嶍峨部強現三部王弄部

舊處甸

部伴溪落恐部鐵客甸部官柱思陀部屈

中部師宗部落蒙部彌沙部邑車部維摩部彌勒

部磨彌部翼堆部納垢部夜苴部落溫部吉輪部

蔓惡部羅部仁地部白鹽部掌鳩部法塊部謀杭

部子矢部雜婺部洪農部勤部華竹部強中部休

制部步堆部羅伽部其會盟之所在曲靖北十五

里康熙十八年營兵於土中掘出碑字猶存文云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明政一作明正辛未爲宋太

祖開寶四年滇史載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
正在位十七年卒私謚應道皇帝南詔之事唐書
所載自昭宗以後中國亂不復通史無可攷宋史
載大理國傳始於熙寧九年以前亦無可攷故自
唐末迄宋初僅見滇考及南詔野史二書稱唐宣
宗大中十三年豐祐死子世隆立改元建極號大
理國僖宗乾符四年世隆死子隆舜立改號大封
民國建元貞明昭宗乾寧四年隆舜爲楊登所弑
子舜化真嗣天復二年清平官鄭買嗣弑舜化真
自立爲帝僭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安國蒙氏遂絕梁

太祖開平三年鄭買嗣死子旻立唐莊宗同光四年鄭旻死子隆亶立改元天應明宗天成元年南詔東川節度使楊千貞弑鄭隆亶而立侍中趙善政改元尊聖次年改天應四年楊千貞自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光聖又改興聖長興元年又改大明晉高祖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楊千貞千貞自縊死二年段思平自立號大理國改元文德晉齊王開運二年段思平死子思英立改元文經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改元至治周太祖廣順元年段思良死子思懿立改元明

德居位十七年改元順德是年死傳子素順宋太祖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正卽此碑所稱之明政也雲南當宋初爲太祖所棄史稱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平蜀欲以兵威取滇進滇地圖帝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唐書作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滇南與中國不通大渡河在建昌城北源出吐蕃合金沙入大江

趙東海其所經繞在嵩昆明之間

素順之立史旣不載而此碑所載明政三年集三十七部討賊約盟之事卽滇考野史亦不詳此碑出土逾百二十餘年文僅泐一字餘完好可貴也

地藏寺梵字塔幢

幢入面二面橫廣二尺三寸二面二尺二寸餘各一
尺一寸五分高九寸三分一面二十行一面十九行
一面二十四行二面二十七行一面二十一行一面
二十二行字數八字或十字十二字不等正書在面
南府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文不錄

大日尊發願

文不錄

發四宏誓願

錄

大理國佛弟子口事布燮 敬造佛頂尊勝瑩幢

記

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衆洞明彌釋慈口大

師段進全述

原夫一氣始弁二儀初分三光麗於穹隆五岳鎮於磅礴爰有撻秀愚智辨立君臣掩頓於八區牢籠於四海隨拟而設理運口而登風常讀八索之書非學六邪之典淨邊遏殺定遠死姦東海浪澄於驚波楚天霄淨於讒霧君臣一德州固一心只智詰才能乃神謀昭運者則袁氏祖列之義也由乃尊卑相承上下相繼協和四海姪同親而相知道握九州訝連枝而得意承斯鋒銳不起飢荒無名鍾鼓義而明明玉帛理而穆穆可謂求人而得人亦袁氏之德也至口教高明生則大將軍高

觀音明之中子也其高明生者文列武列方國口實而宣威神氣神風干將口摧而留世悲夫四大尤無主六蘊空去來天地橫口不慈大運口將不意口哉雲郁郁芳窮天口雨霏霏芳盡山悲楚方罷喧口京口昭本州爲兄第之土將相口上下之權子小紹遲系口亞脫其布燮口口者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親求殼衍於宋王口王果成功於務本得本將乃後嗣踵口化及口口霜風口而一海飈秋春雲布而万物普潤懷其義者日用不知挹其源者游泳莫測此袁口口口口口口也聖人約法君子用口口德而不可不傳以傳而備

遠有義而不可不記以記而常口夕哀哀終朝威威
等思大義孔聖宣於追遠慎終敬月元文釋尊勸於酬
恩拜德妙中得妙體理知體善住復七返輪迴如來說
一部牒教曰加來智印口尊牒珪幢託其填際而建之
鐵圍口成極樂臨其寒林而起矣地獄變爲蓮花卽到
於菩提道場速會於常寂光土次祝非口口於生我育
我而先口於恩余達余復利於重義輕生盡口於亡身
報主大義事事以懷此敬節日日以惟新建梵幢而圓
功勒斯銘而標記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碑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五寸二十五行
行四十六字左行書在雲南楚雄府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大理國高相國公仲子之孫諱曰量成自幼有大器及長思欲立大功定寰宇而道未合俄然四夷八蠻叛逆中國途路如蠅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口之殘四海清肅路不拾遺帝勅號曰□□□□□□周道不行商道商以攢爲實周以會爲實公累與諸蠻會而不曾攢故行周道非獨行周道代亦周代□□□□□放□□□□關門不閉

傳曰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戮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帛稱之爲民之父母孔子曰誠之爲口進賢也口口賢口口有德口口八絃宗族同一心四海爲一家詩曰濟濟有衆此之謂也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公自幼孤失庭訓不喜盤遊弱冠歲餘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溫良五備口六藝三口隨而有之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公不閑書史而所爲動作皆合書史公以禮義爲衣服以忠信爲甲冑以智勇爲心肝口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公明口口地了了性源興修白口喜建伽藍衆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

其根而口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帝憫其精勤有道爲
口濟民皆在斯焉再勅号曰護法公公在位几年乃讓
位与其姪中閔公中閔公心腹股肱瓜牙皆公之爲也
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乘弄口處威楚府西隅去府五
十里地名口溪山林茂盛是賊巢穴採樵刈草皆爲賊
所口公口口刲居處建宮室賊散去不知其幾千里也
泉甘而山茂公之口處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八蠻
累會於此八方羣牧口口於此雖夷狄之深仇部曲之
怨恨到此善歸方寸惡竟冰釋抽刃懷刀一時捐弃甘
辭艷語以發喜戩古人有云人傑地靈也八紘四海聞

命於此可謂大矣樹異山靈口口口口松杉口口口口
口口口白雲口口遯前栖一口兩口瑞口明月倚座清
風捲門喜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晤耳真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負而生喜色况公功業
蓋天地道德高古人尙和光同塵而不負自高自大之
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皆以身爲天下安
危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伍員者古之智勇忠
孝之士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尙不能忍將口
軍而代楚破塚鞭骨而寃未消口如公雖口深仇大讐
冒襟坦然口口不口此皆能仁之行口口口口口口

朱國建武軍進士兩戰場屋畫虎无成口口南國十有六年蒙公清潔如口口人口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而發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尙未盡善也口之高氏如有聰明俊口克己復禮能口口口口口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亦高口世世之口也与叙之不足乃作銘曰口出社口口位克已口君奇口口口口口衆星共北是水潮東道母古今公北周公外掌

部域

內澠真流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樂山樂

水

仁哉智哉

紫雲

口口

手拓山河

化洽乾坤

口口口口

公名常存

時口口口口口口口日

口口口口武軍進士

口口口口士

奉命記

口先生口孫口口口謹書

按載記段正淳立於宋哲宗紹聖三年號後理國高

泰明相之稱爲高國主此碑年代剝落篇首稱高量

成爲相國仲子之孫則當在南宋之中葉繫國仍以

大理則改號之說恐無據又通志古蹟云高量成碑

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此碑當是也

立

李榮
陸議

按碑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雲南通志山川卷不載猢猻箐而紫溪山則云在楚雄府城西三十里薇溪山之右松竹陰森峯巒秀麗梵宇琳宮踞一郡山水之勝又古蹟卷載德江城在府城西北二里宋段氏時高昇泰執國柄封其兄子明亮於此因築此城又名德江村昔高量成避位居此一村化其德是卽碑所云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里地名紫溪公艸居處建宮室也今之大理府在宋時大理段氏以其地屬姚州名當筋臉

後改威楚郡碑故謂之威楚府也高相國之始出于段氏以南詔野史滇攷滇史滇記恭攷之段氏之先爲武威郡人自段儉魏從鳳仰異敗鮮于仲通于西洱河蒙氏擢爲清平官易名忠國六傳而至思平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忌之晉高祖天福元年討平楊干貞二年自立號大理國開運二年思平死子思英立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周太祖廣順元年思良死子思腮立宋太祖開寶二年思腮死子素順立太宗雍熙三年素順死子素英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素英死子素廉立

仁宗乾興元年素廉死姪素隆嗣天聖四年素隆
避位爲僧禪于素真康定元年素真死孫素興立
慶歷三年國人廢素興而立思平曾孫智恩之子
思廉神宗熙寧六年思廉避位爲僧子廉義嗣元
豐三年廉義爲其臣楊義貞所弑義貞自立簒位
四月岳侯高智昇命子昇泰起東方兵誅之而立
廉義之姪壽輝以靖難功加高智昇太保封德侯
此高氏子昇泰封鄆闡侯代智昇爲相干楚雄築
之始
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姪子量成此高量成四年壽
輝避位爲僧立思廉孫正明哲宗紹聖元年正明

避位爲會國人奉高昇泰立之號大中國二年昇
泰有疾遺命還國段氏而卒四年昇泰子泰明遵
遺命立段氏正明之弟正淳改稱後理國以高泰
明爲相徽宗大觀二年正淳避位爲信子正嚴嗣
政和七年徽宗詔使勅封正嚴爲大理國王是年
高泰明卒追封國師以其弟高泰運爲相國高宗
紹興十七年正嚴避位爲僧子正興嗣十八年六
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姪壽貞爲中
國布燮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卽此碑所載之事
也據此碑則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非量成自

號量成固勅號曰護法公也高國主之稱始于高
泰明而連及于高量成滇記載政和三年高正嚴
向慕中國與國主高量成謀入貢從廣南東道請
之倪蛻撰滇雲歷年傳疑之曰此時高泰明爲相
何以又有國主高量成國主非官名恐是柵主之
諱高泰運曾爲柵主或量成繼之耳此蓋倪氏未
及詳玩此碑所謂國主者卽中國公之稱非謂大
理國之主也碑無歲月以量成退居楚雄考之于
時爲段正興永貞元年在宋爲紹興十八年

大理靈峯明帝記

石刻高五尺二寸廣一尺八寸行
五十字左行正書在姚州興寶寺

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記

夫自人而粹者天之道也自天而純者神之道焉運乾坤而變化何窮妙萬物而陰陽不惻至哉自天地川岳得其道者無不以清以寧以淵以靈故流爲江河結爲山嶽者民之象也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其止而不動也噫含澤布氣以調五神積高厚下而安四極山岳之理可得而言歟有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者德標鎮地高極配天秀出太虛之中結成元氣之胎育靈孕聖懷寶含章誰足生甫之神獨稱應昂之

傑千年卓立驚神口之千宵万仞削成口青蓮之出海
霏霏膏澤崑道徐州之車靄靄丹霞似擁芒碭之蓋風
泉相渙委竹共清靈變尤端雲雷未惻蓋天府之巨鎮
此方之靈祐也 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雅頌一變山
川再榮顧此靈峯鬱爲保障乃修柴望之理備方伯之
儀口口無窮永申如礪之約令聞不已豈無勒石之功
余志望郭生愧述崑峯之贊才非謝子敢題盧嶽之文
畧敘風口以旌盛烈

時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暑月哉生明 口口楊才照
奉命記

按此碑在姚州興寶寺右側題稱褒州陽派縣嵇
肅靈峯明帝記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袁州武德
七年置本弄棟地南接姚州縣二楊彼樂彊据方
輿紀要姚州有揚波廢縣在大姚縣東武德四年
置褒州領揚波強樂二縣後廢二書所載州縣名
互異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此碑證之題曰褒州與
紀要合則唐書作袁者疑謁縣名陽派則唐書紀
要二書之作楊彼揚波似皆以形似而訛雲南通
志稽肅山在姚州城西七十里山有泉入陽派河
據此則縣以河得名似陽派爲有據也惟碑稱明

帝無攷文云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祐似明帝謂
稽肅山神下文又云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修柴
望之理與禮通用備方伯之儀似係守此土者奉祀稽

肅山神而立此碑但未詳所謂公者何人碑無姓
名可攷碑立于元亨二年敦牂歲御曆月故生明
段氏自宋孝宗乾道八年正興避位于智興嗣改
元利貞又改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湊雲歷年傳不
詳元亨之號建于何年碑但稱敦牂歲是午年而
不署何干据下碑二年丙午則元亨建于乙巳碑
立于丙午歲六月三日也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

州有稽肅碑在城西十七里上有天福二字今此碑未見有此二字是所搨未全也

興寶寺德化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字尾六行刻於右側側寬六寸五分左行正書在姚州興寶寺

大理國土功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郡興寶寺德化銘并序

皇都崇聖寺粉團侍郎賞米黃繡手披釋儒才照僧錄闍梨楊才照奉命撰

蓋聞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

均之上體至虛之宅無毒無門運不隅之方何固何執
未嘗不出入五物誰惻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
之數知大始者由之揆務作成物者宗之致能行象分
而變化斯奇動靜常而剏柔乃斷元凝易簡之理昭升
人天之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異
哉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
由有口有難保口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几窮況於風
浪之起至寂豈虛饗覽大覺忽目隨眠弗譏四誓之言
永矢大千之化觀淨姓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尊於腸
生豈正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獸馳而交懷廿六歲之

幽求苦樂審其非道術求舊於往證之口濟惟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於道場吉祥暫鋪草座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慟與尸光縱鹿園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室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人指恒河以明生滅大教旁收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法輪妙衍於三時不言而自治旭亡照之極耀幽蔀圓鑒動希聲之大音盲曠俱坼遂使九十六種貪魚而聽命罕品拔茹以成羣門微塵而開大經傾寶口而賑諸有莫不十度成敘六趣捐關東名實首息肩於鶻園尙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鴛子奉命於祇園暫上天宮優王遂與於僧像

卽礮土以闢淨刹寄有相以述真常欲使住三界之歸
依爲像法之洲諸妙哉恍惚无得而稱焉蓋此寺者大
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剏也年鐘建極口佐兵口口
蜀衡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內則翼扇
眞風心亡於法卜茲勝地剏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圮
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泰明祖定遠
將軍高明清已備國史考口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
之長子也口剛柔之粹德鍾岳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
澄波之千傾風神絕俗挺巨岳之万尋率柱榦於明朝
善跡縫於霸業降德惟忻口種口恩未憚及人戰則如

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
功高五伯懿哉寔期之明哲也公高踰城光
再宋慶襲餘芬天質白朱龍章持異夙蘊風雲之
實仁義之懷和內凝矣華外發器稟識之歲蘭桂
有芬志高还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无失忠節更堅
行而異虺吞聲鶻口而群翔毅口噫未及庭訓傷素冠
之兢兢口口天倫慕花萼之舞韞恭盡秋霜之戒友垂
冬日之暄肅肅焉穆穆焉輸至誠於君兄循肌膚於伯
父嗟乎義以道合事由口口不意颯玷成瑕南箕自遠
及與口口公及先君諸舊臣等議曰大義不可無方平

不可無主惟其平固大宰安遠將軍君臣之義實高
叔姪之分尤重不異霍光輔漢姬旦匡周盛衰惟終安
危同力在我子孫後嗣弁茲歷世垂休孤立一隅介
大園其不謂事之末乎然孤首丘葬能衛足不忘本
也姑可忽諸乃與中園行成獨興廟計自此散從釋衝
縮甲抑戰公兄弟之力也至哉難不讓於歷試位則退
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成之命奉旨則仁聲已
洽下車則清風載興簞食立餐歌來甦而滿路逸民倣
吏報孝聲以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
訟設庭燎以思賢振口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

民識廉耻咸習管子之風家足農桑旁口孟軻之制緝
理之暇澡德蘊源恨不手布黃金幸齊肩於善施日用
畱心自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痛斯藍之燭
燬遂乃役子來之衆鳩心覓之工妙啓新模式仍舊貫
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矢棘翬飛届起斯干之
勢窮山水之幽致溢煙霞之口趣西則松風發口驚口
苦空之音南則江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
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嫌釣鼈之客一一美麗事事
新奇盛矣哉信華州之嘉境也夫作而不紀非盛德焉
乃揖儒流粗陳風烈其辭曰

奉性曰道 妙物稱神 混成天地 獨化陶均 其一

形象乃分 劾柔斯判 幽明迭興 生死相援 其二

幻夢勿固 風浪非常 至寂豈默 一覽獨彰 其三

四口弗諉 八相斯假 瑞景固天 徵鳥衛社 其四

四門昭戒 六載幽求 道成樹下 法演鶯頭 其五

鶩子標藍 填主刻像 三界歸依 群生瞻仰 其六

口哉此寺 肇自楊公 心亡於法 事竭於忠 其七

翔此德基 忽遭燭燬 不絕人望 搵生公子 其八

寧祖靜域 顯孝匡邊 積善餘慶 口嗣口延 其九

口事天倫 敬而无失 恭履秋霜 友垂冬日 其十

難則歷試

位乃居謙

擢以百里

德化清廉

其十一

政理之餘

留心喜捨

想布黃金

思題白馬

其十二

乃仍舊貫

式建仁祠

斯于盡制

大壯得宜

其十三

譽功旣凝

貞珉可紀

其彼天長

盡善盡美

其十四

元亨二年歲在丙午七月十五日

按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卽謂此碑也又通志寺觀卷興寶寺在姚州城西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光之號其誤顯然据碑則寺爲大蒙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之所勅蓋

建于蒙氏時矣建極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則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訛碑題稱高踰城尤再建自勅建至是閱歲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建也高踰城光會祖卽高泰明祖高明清考高踰城生高泰明卽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紹聖四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爲相語已詳前此碑蓋紀興寶寺興建之由因述高氏之世德謂之德化者猶言功德也前碑題褒州陽城縣此碑題弄棟華府陽城郡唐書地理志袁州卽褒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沒于

南詔爲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據此碑則
段氏尙稱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
縣爲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攷碑載釋儒才照
之官曰粉圓侍郎又曰賞米黃繡手披似卽袈裟
之屬皆僅見此碑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
也碑書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槃作考盤似
皆借用字

淵公塔銘

碑高五尺廣三尺厚八寸五分三面刻前面二十三
行側五行後面二十行行損五十字左行正書在雲
南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一 大理

美

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

并序

楚州趙佑撰

淨徹昭融精真冲還虛明靈體曠闊靈微豈可以闊狹
知其邊際稱量議其深淺且倏熏亡照之所覺勞而照
性已迷覩彼太虛之形翳本圓明之體四大都起萬象
爻羅夢中重夢迷裏又迷故頭無得失之非見有忽狂
之客自此已往相去遠矣因差路殊非法身大士奚能
破塵出經安往法界者我 淵公隨緣白地誕粹于高
氏之族故相國公高太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謾
法公量成之子也母則王女諱成宗厥考護法公義武

定天下仁政法乾坤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夷棄里而
遠遁朝庭高枕而无虞中國蒙其惠異俗震其聲恩侔
造化而澤潤草萊德被生民而模範天下則公之爲公
之子也英姿卓茂氣韻清遠昂昂若雲鶴之處群雞也
自有不羈之態視榮貴如幻炎執身心我人爲甚倒慨
然有出世之心不肯爲凡夫年泉二十一日辭父兄出
家知其志不可奪不得已壯而許之公侯將相朝士大
夫及輿臺臯隸等皆曰今失命世之才莫不銜恨者故
尋經論以言之將入道門欲得其正如人造象先辦真
金象成之後體無增減用真心修无上菩提如將金爲

器器器皆金用妄心修无上菩提如將瓦爲器器器皆瓦故苦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欲求佛乘不生不滅无有是處此諸聖之要言修行者之正因今公之發菩提心也可謂得其正矣如不以喜怒哀樂發菩提心富貴榮利發菩提心卽當以離前塵分別性發菩提心稱法界性發菩提心如此則文殊師利菩薩不動智佛主伴明矣如清涼謂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則龍女善財豈迂滯哉是以鬢髮自茲而落俗裳自茲而變戒品冰潔威儀調順號智元字皎淵衣鉢之外分寸无餘猶虛室頰頰妙用難窮

因自念創學之流未諸教跡執權爲實迷不進修不以聖教爲繩墨明師作指南菩提涅槃尚在遙遠豈能會諸地於先心短長刼於一念遂師於元凝尊者所以崇德廣業虛心外身拂傲慢於貴法除人我於進修攝漏塵之妄識鉢裏之雀密遮檢放逸之幻身井中之蛇深怕緣緣自淨物物无心謙尊而光界而不可踰增上慢者見之而暴慢革无明固者遇之而智慧生爲法修忍三忍之行圓爲法除蔽六蔽之元淨振古佛之宗風等祖師之公案本分作家手段量度鋟佛鉗鉗毀罵露珠電掣讚善水月空花故當進齊乎佛果行弥於法界

難能而能不能於能者也。凝師於是曰：真个光昭先覺，可謂不忝。後昆自非得恁口人，安能有如是法？乃機緣俱會，遂悟旨於言下，卽以證入法界智。如來果德，理體妙慧，爲修行之正因。如王寶印一時普印，无前後成文也。故乃得生空之揔持，除闡提之不信。臻妙有之，不極起万行以無疲。利貞皇叔於公世，則渭陽之親近達磨；西來之口祖，祖相傳燈。燈起焰，自漢暨于南國；代不失人。至於王弟，甚的見公之於法也。機深於教門，也進求以身爲逆旅，未曾尋於身以心爲緣。相豈可滯於心貪如漳海，而不入嗔比誅戮？而常離於是相與爲善。

知識无二三其心以無作根本智口口行之因修法空
之妙慧行口利以無窮出聲聞之清水擢凡夫之汙泥
如彼蓮花斗頓馨香无物以喻也又與戒遵長老求
法界之游爲斷漫之友以无言之深言詮言絕之深理
以无爲之妙行應无作之妙心融真俗以無跡鎔靜亂
而不偏壞其可壞遠離諸離智悲拂跡而雙入行願忘
照以競興五蘊付於雲夢三界寄於電泡張四心之仁
羅諸類以无遺展四攝之義導生品以咸歸大哉生死
無以牽其慮涅槃无以住其心悲智交羅自在運用真
大丈夫之學佛者也乃尋經論以符契心无證微言以

府同元旨良以因深果奧行廣位高當處發揮无非佛事貴與泰山之高利與滄溟之深而无以爲心則其口口口口之善无不爲塵點之惡无不翦則其戒深矣舟本无人奚司其吝則其忍廣矣因果交馳慣習功濟則其進大矣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則其定癡矣妙有昭廓而臨機變化靈鑒无極則其慧明矣觀其臨時三昧觸事解脫者如或有憚公之調深行遠規矩難摹故致燒之不置公啞焉似喪其偶而不知其所也公之友謂於公曰此不尊其尊无禮甚矣口當叱之公曰何謂其然也彼其之子焉能使子不類哉吾之所學

者佛也所貴者法也可以小不忍而亂法界大謨乎子
不聞乎菩薩口口如飲鴆酒子當怒以怨乎公之友曰
吾儕闢茸未能至於此也然吾不忍見公之修忍也以
餅錫雲游乎又有眸婁之役公之弟公子口戰敗績而
爲人所擒拘之久矣而守者依公之友奏於公曰當解
拘以送之謂子不信有如畧日公曰无之文王拘於羑
里而天命有歸天其有命矣信則信矣以吾弟之賢而
汝曹送之則其事必矣然非吾佛法中事菩薩見詐如
畏豺狼吾可以行詐乎其万行芬披于帑窮萌多類於
此可同日而語哉抑迺唯心回轉而善成同時具足而

相應盡如來之境界同異之性亦滅淨昭廓而明生明圓徹而覺滿異同之所不知无爲之理分明盡法界云一真如緊發妙用而鑑窮沙界蔭慈雲而覆涅槃海非歷劫之功濟離念之蘊修豈能以定慧照用身心如此之圓通也公以病故辭凝尊者鳳饗之元庚申之冬栖託於茲山焉順行而至已矣由是德行星羅寶澤雲涌智周萬法而不爲悲等衆情而非已雖修万行不深世間因果交徹單複互融如毘楞伽寶一切皆現其中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矣且夫予以經義推其始終之事行位重重事理融徹如此觀之則文殊初心普賢方

行弘勣極果明矣其家譜宗系者自觀音傳于施氏施
氏傳于道悟國師道悟傳于元凝元凝傳於公公之族
子有慧辯追蹤景行唯喚蒼苟而嘗醍醐者公器之因
傳焉嗚呼公其來也化身歟其去也補處歟方納三昧
之運用歟非世俗準儀言論云爲之所及耶以天開十
年甲戌歲十月二十四日端坐泊如也一念圓融具德
安住法界矣公以己巳歲生修行位中四十有六夏父
母之生六十有六年其嗣法弟子起塔于山辦事如法
已 帝命禮號塔曰實際諡曰頓覺禪師餘事備如盡
資文具載孫高明生姪高善祐雖妙年而義誘其衷謂

開國已來一人而已可以將示來者故俾公弟高觀音
政檢挾指意如公弟扶危撫弱防巢之義深者因申奏
上聞琢石立碑命臣佑輒書其大略也如公之大者
遠者非吾所與焉銘曰

法界之淳 天地是生 法界之靈 聖人是明 高
不可仰 深不可攀 緣謝歸无 獨悲衆情 千秋
万歲 物是人非 松風疎散 苔葉因依 白雲共
住 山鳥猶歸 塔以表靈 碑以傳微

時天開十六年庚辰歲八月十五日

貴國先生曾

孫蘇難臨智奉命書

釋戒護檢校

金禱杜隆義

歷書 王長連琢石

按淵公卽相國謨法公高量成之子高量成事已詳前碑淵公年二十一出家天開十年甲戌歲端坐而化年六十有六天開乃大理段智祥建元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至十年淵公卒推其生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是時其父高量成討平三十七部叛夷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乃退居楚雄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終

補刊金石萃編跋

余家先世藏書甚富其爲金石之學自歐趙以降著有
專書者亦不下數十種中惟青浦王少司寇述菴先生
金石萃編博採旁證擇精語詳尤稱大備咸豐庚申遭
粵寇之變散佚殆盡同治丙寅余忝宰青邑邑被兵最
重竊以徵文考獻有司責也况刲火之餘斯事尤亟訪
諸司寇之孫少逸徵君知萃編舊板幸存然已殘缺八
百餘簡欲依原書補錄而未逮也余方將贊成之旋奉
檄調長洲遂不果庚午秋復來領縣事乃克與徵君謀
付剞劂至辛未夏工竣又得元和祁君浩泉廣文爲之

校讐祁君故深於篆古者也然後是書復完嗚呼徵君
純謹誠篤博學能古文綿有祖風其端介自持尤爲邑
之耆臺今且老矣又經亂離家益貧抱殘守缺恐墜先
業惕惕焉蓋未嘗一日安卒成其志庶可告無罪於司
寇已而我家遺書數萬卷旣失而不能復得雖頻年掇
拾猶什不及一撫斯編也能不惘然同治十年歲次辛
未孟夏月嘉善錢寶傳謹識

重脩金石萃編跋

嗚呼痛哉此曾大父司寇公所著書也先徵君竟不及跋司寇公書乃以是遺予小子耶小子生而驚劣長丁亂離未嘗一日自力於學方幸長依膝下既聞先徵君嚴訓庶幾獲免大戾天乎不弔遺此閑凶覩遺書之僅存傷其衷之將墜其能執筆代先徵君措一語耶雖然先君勿可以勿竟司寇公著作等身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尤爲大集再傳至先徵君兢兢抱守罔敢失限庚申之亂所有家刻書板東西奔難輒用自隨事定濶檢萃編計散失八百餘簡漫漶者又若干板家貧脩補未

述先徵君時時以爲念會嘉善錢侯再宰吾邑徵文考
獻謂是書不可任其殘缺不傳捐俸金助刻刷先徵君
故其事延張祁而學師及熊丈其英邱君汝鉉參校而
自總厥成心力爲之交瘁去冬十一月工竣正擬跋行
而疾厥疾作當棄養之前數日猶諄諄命不孝督催手
民以剏改之事嗚呼此固先徵君已成之緒也而獨以
一跋付之小子痛哉痛哉先是宗祠旁隙地先徵君栽
桑百本期以三年畢脩春融堂等集手植依然悲深風
木昏晬滿墨惟有淚零先徵君侍司寇公於在天尙其
鑒之同治十一年春三月棘人王景福謹跋